

晚明《山海經》圖像的南傳 ——以《謨區查抄本》為例*

鹿憶鹿**

（收稿日期：2023 年 9 月 30 日；接受刊登日期：2023 年 12 月 25 日）

提要

《山海經》一書，不僅在日、韓有影響力，也出現在十六世紀的馬尼拉一份抄本上。這份抄本最初被稱《馬尼拉手稿》，後改稱《謨區查抄本》。抄本的內容，包括對菲律賓、東南亞以及大明的彩色圖文描述。有關大明的部分約 60 張圖，與晚明日用類書的內容相似，大部分都是來自《山海經》的鳥獸蟲魚。本文以《謨區查抄本》中蒐錄的《山海經》圖像為主，討論抄本《山海經圖》的來源及製作，也透過參照，比對繪製者對〈諸夷門〉的誤用與誤讀。《謨區查抄本》的語言、文字、書寫等跡象，反映十六世紀中國與南洋間的交流互動，顯示菲、閩兩地華人社群間的出版文化關聯密切。

關鍵詞：《山海經》，圖像，日用類書，《謨區查抄本》

* 本文為科技部計畫（MOST 111-2410-H-031-082-）「《山海經》與唐宋官修類書——以《藝文類聚》、《初學記》與《太平御覽》為中心」之部分研究成果。初稿於東吳大學中文系主辦「市井明清——第七屆古典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112 年 4 月 28 日）宣讀，北京大學中文系陳連山教授曾加提點。論文修改後，又蒙兩位匿名審查人惠賜寶貴意見，謹此致謝。

** 東吳大學中文系教授。

一、前言

中國沿海地區向來和南洋互動密切，留下不少紀錄，唐人傳奇中的〈崑崙奴〉¹，南宋周去非《嶺外代答》²、趙汝适的《諸蕃志》³都載錄了不少南洋國家的訊息。永樂年間鄭和奉旨七下西洋，浩浩蕩蕩的船隊更穿梭於占城、錫蘭、榜葛喇、滿喇加等南洋諸國，為大明帝國建立朝貢體系，並為永樂皇帝帶回各地的象徵性貢物。⁴

中土與菲律賓諸島的交流很早，《諸蕃志》便特別提到中國與馬尼拉的交流。入明以後，呂宋有朝貢的紀錄。《明史》記載，永樂八年呂宋與浣泥、蘇門答刺、榜葛刺入貢，永樂十五、十八、十九年間蘇祿國（今亦屬菲律賓）派遣數百人到中國。⁵學者認為，古稱「呂宋」並非現今的呂宋島全島，其範圍大概只在馬尼拉周邊。⁶

《謨區查抄本》（Códice Boxer）現藏美國印第安納大學 Lilly Library。⁷此書原來被稱為《馬尼拉手稿》，後來因為取最後一位英國收藏者之名，稱為「謨區查」。全書共有 624 頁，文字部分 298 頁、圖像部分 97 頁，餘下空白。《謨區查抄本》具體的製作者、最後的完稿年代無法確定，李毓中先生推測，此書應為十六世紀菲律賓的西班牙人為滿足歐洲人對東方知識的渴求而製作，作者有可能是當時西班牙派駐於菲律賓的總督哥枚司·佩列斯·達斯馬里尼亞斯（Gómez Pérez Dasmariñas）父子，目的是為了爭取西班牙皇室或權貴對

¹ 關於「崑崙人」來處與其概念流變的考述，可見朱龍興：〈崑崙與黑坊：東亞圖文中的黑人形象〉，《故宮學術季刊》，第 38 卷第 3 期（2021 年 4 月），頁 97-152。朱龍興指出，若考察歷來「崑崙／崑崙奴」指涉的對象，可發現不同文獻可能各自顯示出南洋人、黑人的特徵；「崑崙／崑崙奴」的詞彙似乎同時為不同的概念共享。無論如何，關於「崑崙」的記錄，都顯示了中土與南洋的互動。

² 宋·周去非著，楊武泉校注：《嶺外代答》（北京：中華書局，1999 年）。

³ 宋·趙汝适著，馮承鈞校注：《諸蕃志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56 年）。

⁴ 與鄭和下西洋有關的討論非常豐富，較早梳理鄭和下西洋相關問題者，有鄭鶴聲、鄭一鈞父子，其研究成果匯集於《論鄭和下西洋》（北京：海洋出版社，2005 年），鄭永常：《海禁的轉折——明初東亞沿海國際形勢與鄭和下西洋》（臺北：稻鄉出版社，2011 年）。徐泓對鄭和下西洋相關研究，有精要的評述：〈鄭和下西洋目的與性質研究的回顧〉，《東吳歷史學報》第 16 期（2006 年 12 月），頁 25-51。

⁵ 清·張廷玉編：〈本紀第六 成祖二〉，《明史》冊 1，卷 6（臺北：洪氏出版社，1975 年），頁 88、97、100、101。

⁶ 陳台民：《中菲關係與菲律賓華僑》（香港：朝陽出版社，1985 年），頁 45。

⁷ Anonymous, *Códice Boxer* (The Lilly Library, Indiana University, Bloomington, Indiana).

Anonymous, *The Boxer Codex: Transcription and Translation of an Illustrated Late Sixteenth-Century Spanish Manuscript Concerning the Geogra.* edited by George Bryan Souza, Jeffrey S. Turley, Translated by Jeffrey S. Turley (Leiden, 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 2015). 以下《謨區查抄本》之中譯皆據原西班牙文抄本，抄本漫漶之處，又參考 Jeffrey S. Turley 英譯本。為求行文簡潔，全文徵引西文抄本，只在文末標註頁碼，不另加註。

其亞洲軍事擴張活動的支持。或許由於哥枚司父子的軍事行動連連失敗，間接使這份手稿的製作中輟。⁸

《謨區查抄本》此後的流傳情況並不清楚，⁹但再次出現於檔案之中，是在二戰之後英國的一份古籍的拍賣清單，此書原藏於英國伊爾切斯特伯爵的荷蘭屋最後由謨區查（Sir Charles Ralph Boxer）以四十英鎊的價錢購得。伊爾切斯特伯爵拍賣抄本的二十世紀，已是荷蘭屋第三度易主，從現存的材料，並無法判斷此抄本究竟於何時流入英國。¹⁰抄本最後的擁有者 C.R. Boxer，原為英國倫敦國王學院的教授，也曾短暫任職倫敦大學亞非學院。1967 年轉赴印第安納大學客座，轉任耶魯大學之後，仍擔任印第安納大學 Lilly Library 的顧問。¹¹

過去，學界對抄本最後的收藏者 Boxer 有「博克舍」、「博克塞」等音譯。劉序楓先生指出，「謨區查」乃 Boxer 以日文拼音寫出自己的漢文名字，抄本中還有藏書印，故宜以「謨區查」稱之。¹²

在《謨區查抄本》的 97 幅畫像中，除了二十幅左右專畫菲律賓、爪哇、摩鹿加群島等地的原住民生活外，其餘圖像皆與華人有關，似乎有華人參與製作的痕跡。《謨區查抄本》共有 22 節，依內容性質可分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載錄大致與西班牙人東亞航線吻合的諸地人物，包括前文提到的菲律賓、爪哇等地，也包括日本與及臺灣的雞籠、淡水兩地原住民族；第二部分為明代中國的人物資訊及信仰，包括明代官員、皇室、武將的圖文介紹，也包括許多道教神祇；更重要的部分則為各式各樣的異鳥獸。這些異鳥獸圖像大都可對應《山海經》內容，又與明代的《山海經》圖像相呼應，特別是日用類書〈諸夷門〉中的圖像。¹³

本文以《謨區查抄本》中蒐錄的《山海經》圖像為主，討論抄本《山海經圖》的來源

⁸ 李毓中、José Luis Caño Ortigosa：〈中西合璧的手稿：《謨區查抄本》（Códice Boxer）初探〉，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編：《西文文獻中的中國》（北京：中華書局，2012 年），頁 70-72。

⁹ 曾有研究者從《謨區查抄本》的裝幀方式、運用的材料、印刷的風格著手，判斷此書的裝幀風格屬於「伊比利風格」，抄本完成後應是由與哥枚司父子關係親近的上校 Hernando de los R'ios 帶往西班牙裝訂為羊皮書，書成後，可能還被獻給西班牙國王。見 John N. Crossley,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Boxer Codex",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24, No. 1 (2014, January), pp. 115-124.

¹⁰ 李毓中、José Luis Caño Ortigosa：〈中西合璧的手稿：《謨區查抄本》（Códice Boxer）初探〉，頁 69-70。

¹¹ 關於 C.R. Boxer 的生平介紹，可見 M.D.D. Newitt, "Charles Ralph Boxer (1904-2000)", *In 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 115(2003), pp. 75-79.

¹² 李毓中、José Luis Caño Ortigosa：〈中西合璧的手稿：《謨區查抄本》（Códice Boxer）初探〉，頁 69-70。

¹³ 李毓中、José Luis Caño Ortigosa：〈中西合璧的手稿：《謨區查抄本》（Códice Boxer）初探〉，頁 74-80。

及製作，也透過參照，比對繪製者對日用類書中獨特的〈諸夷門〉羅列格式的演繹與重構，並試圖理解當時中國與南洋的出版文化交流概況。

二、《謨區查抄本》與〈諸夷門〉圖文編排格局之比較

《謨區查抄本》的內容可分為三大部分，第三部分為各式各樣的異鳥獸，內容介於頁 278 至頁 302 之間，而與《山海經》有關的在第 278 到第 295 頁（缺第 294 頁的右頁），後面則是各種鳥類圖像。

《謨區查抄本》這二十頁的內容，一共收入六十幅鳥獸圖像，大部分都是形體特異的鳥獸。仔細辨讀，則可發現其中有很大的比例與晚明日用類書〈諸夷門〉非常類似。當然，這些內容又有很大的部分可以溯源至《山海經》。

李毓中曾指出《謨區查抄本》第三部分各式各樣的異鳥獸，或參考了晚明日用類書的〈諸夷門〉。同時，李毓中也提到《謨區查抄本》（特別是類似於「民族志」第一部分）對「視覺性」的強調：「這份類似十六世紀末東亞民族志最大的特色是，圖繪先於文字，也就是說文字是補充說明圖繪，而非傳統上以圖繪補充文字的呈現方式……」¹⁴以日用類書為例，從南宋陳元靚編纂的、只有文字的《事林廣記》¹⁵，一直到有圖有文的建陽日用類書，何嘗不顯現出版文化傾向「視覺性」的變化？（圖 1）

就現存的文獻而言，類書徵引《山海經》的現象，在唐宋類書中便極為常見——內容包含山川地理、江海水文、飛禽走獸，乃至神祇、異國異人的《山海經》，可以說是諸多類書重要的博物知識來源。¹⁶南宋陳元靚編纂的類書《事林廣記》大受歡迎，元明之際仍不斷刊印，其中也蒐羅四十則左右來自《山海經》的內容，包括遠國異人、奇禽異獸等等。

晚明福建建陽地區出版了大量的日用類書，延續類書引用《山海經》的傳統，日用類書中的〈諸夷門〉也有大量的《山海經》內容。值得注意的是，不論類書、日用類書，都不專收《山海經》的條目，而是虛實混雜，特別是下欄的異國人物部分，有《山海經》中

¹⁴ 李毓中、José Luis Caño Ortigosa：〈中西合璧的手稿：《謨區查抄本》（Códice Boxer）初探〉，頁 74-80。

¹⁵ 宋·陳元靚編：《新編群書類要事林廣記》，收入日·長澤規矩也編：《和刻本類書集成》第一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年，據元祿十二年（1699 年）翻刻元泰定增補本影印）。

¹⁶ 鹿憶鹿：〈《山海經》箋疏〉引《唐代類書考》，《東吳中文學報》第 41 期（2021 年 5 月），頁 67-101；鹿憶鹿：〈《太平御覽》引《山海經》相關問題考述〉，《東吳中文學報》第 44 期（2022 年 11 月），頁 1-32。

異形異體的遠國異人，有早已不存在的邊患、異族，也有與大明有朝貢、貿易關係的現實國度。¹⁷與唐宋類書、或南宋陳元靚《事林廣記》不同，日用類書〈諸夷門〉中的《山海經》條目皆附有圖像，這些圖像與各種晚明出版物中《山海經》的圖像非常相近，似乎出自同一個系統。

曾有研究者推測，〈諸夷門〉對於遠國異人、異國物產的羅列，可能來自於一種「朝貢的想像」，許暉林認為，是在明季朝貢體系崩潰的情況下，對朝貢系統的重新想像。¹⁸在晚明的語境中，〈諸夷門〉或相關異域、異物的書籍（如胡文煥的《新刻山海經圖》¹⁹、《新刻羸蟲錄》²⁰）受到歡迎，或許與時人喜好旅遊的風氣也密不可分，觀覽虛實交錯、圖文兼備的〈諸夷門〉，無疑像是一種案頭的旅行。²¹無論〈諸夷門〉最初的製作目的為何，這類型的書籍在晚明市井間受到歡迎是無庸置疑的。

何以製作於南洋、出於西班牙殖民者的抄本內容，會涉及日用類書〈諸夷門〉？（當然也包括其他來自中國的民間出版物）學者指出，早在西班牙殖民統治之先，菲律賓就與中國人、馬來人有頻繁的貿易，形成穩固的貿易圈。中國船隻帶來的貨品應有盡有，包含日常用品、皮件，當然也包括書籍。賈晉珠也推測，這些進口的書籍裡，應該就包括福建地區出版的通俗讀物。這些來自中國的出版物，由於牽涉敏感的宗教問題，到底能不能順利在菲律賓境內通行，學人尚無定論，可以肯定的是，西班牙的殖民者與傳教士，是不難看到這些奇異的出版物的。²²

¹⁷ 相關的討論，見吳蕙芳：《萬寶全書：明清時期的民間生活實錄》（永和：花木蘭文化工作坊，2005年）；鹿憶鹿：《異域·異人·異獸——《山海經》在明代》（臺北：秀威經典，2021年），頁79-95。

¹⁸ 許暉林：〈朝貢的想像：晚明日用類書「諸夷門」的異域論述〉，《中國文哲研究通訊》卷20第2期（2010年6月），頁169-192。

¹⁹ 明·胡文煥編：《新刻山海經圖》（東京東洋文庫藏《格致叢書》本）。

²⁰ 明·胡文煥編：《新刻羸蟲錄》，明·胡文煥編：《古今人物圖考》（東京尊經閣文庫藏明刊本）。

²¹ 關於晚明旅遊文化的討論，可見巫仁恕：〈晚明的旅遊活動與消費文化——以江南為討論中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1期（2003年9月），頁87-143；巫仁恕：《游道：明清旅遊文化》（臺北：三民書局，2010年）；又見馬孟晶：〈地志與紀遊：《西湖合志》與晚明杭州刊刻的名勝志〉，《明代研究》第22期（2014年6月），頁1-49。

²² Matthew Hill, "The Book Trade in the Colonial Philippines", *Book History*, Vol. 20(2017), pp. 55-56. Lucille Chia, "Chinese Books and Printing in the Early Spanish Philippines", *Chinese Circulations: Capital, Commodities, and Networks in Southeast Asia*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2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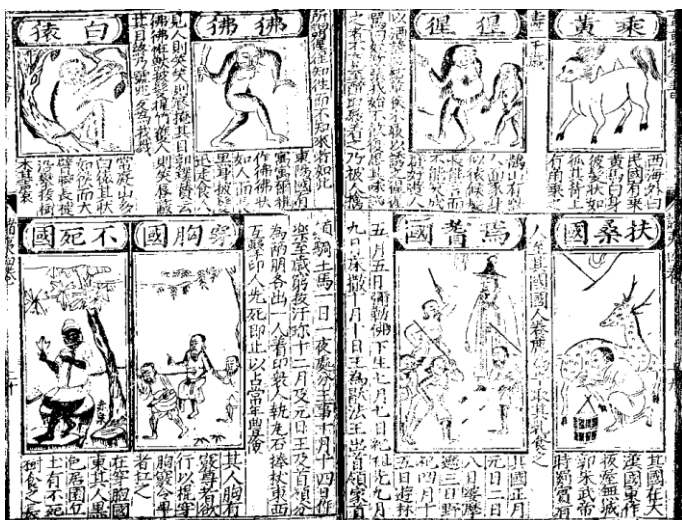


圖 1，《文林妙錦萬寶全書》²³



圖 2，《三台萬用正宗》²⁴

雖然《謨區查抄本》淵源於日用類書的〈諸夷門〉，兩者製作都針對「視覺性」加以強調，但《抄本》和〈諸夷門〉在版面的編排還是差異不小。〈諸夷門〉採用上下欄的方

²³ 明·劉雙松編：《文林妙錦萬寶全書》，收入日·小川陽一、日·坂出祥伸編：《中國日用類書集成》冊 12，卷 4（據東京大學圖書館藏本影印），頁 246-247。

²⁴ 明·余象斗編：《三台萬用正宗》，收入日·小川陽一、日·坂出祥伸編：《中國日用類書集成》冊 3，卷 5（據名古屋蓬左文庫藏明萬曆 27 年刊本影印），頁 183-184。

式分類編排，若干內容共分神、鳥、獸、蟲魚與異人五類，而且圖像與說明同在一個版面上。對照圖 1、圖 2 兩種〈諸夷門〉的版面可發現，〈諸夷門〉圖文資料的編排是活動的，依文字的多寡、不同編纂者的習慣而有細微差異，每個版面出現的鳥獸項目總數是不一樣的。



圖 3，《謨區查抄本》，左為頁 279B，右為 280A。

與日用類書〈諸夷門〉不同，《謨區查抄本》與《山海經》相關的部分（圖 3），原本單頁的形式，正面為圖、背面有簡單的文字說明，在裝訂的時候，才呈現圖文分離的狀態。如抄本的第 279 頁，左側是上一個部分的文字說明，右側即六十幅異鳥獸圖像的第一頁。與抄本其他的部分不同，第三部分乃從第 279 頁的右頁開始——在看到異鳥獸的圖像之前，關於圖像的文字說明會先映入眼簾，這與李毓中提到的先圖後文的方式有所不同。

相較於〈諸夷門〉每頁圖文數目不一的編排方式，《抄本》則固定為一頁四圖，圖像間以朱絲欄加以區隔，圖像外圍裝飾了花草鳥獸的圖案，且花邊左右對稱，相較於〈諸夷門〉每頁圖文數目不一的編排方式，《抄本》則固定為一頁四圖，圖像間以朱絲欄加以區隔，圖像外圍裝飾了花草鳥獸的圖案，且花邊左右對稱，來自中土《山海經》中的禽鳥充滿一種異國的風情。

《謨區查抄本》對〈諸夷門〉的挪用，似乎同時結合了中國與歐陸的特色。參照《抄本》第一部分、第二部分的各地土著、中國的官員、神佛圖像，俱為一頁一圖、左右對開

的模式，並且先圖後文，第三部分為四圖的呈現方式，或許受到〈諸夷門〉格式的影響。此外，整部《抄本》中所有圖像外圍皆裝飾相似的花邊，此為〈諸夷門〉所無，卻普遍出現於中世紀羊皮抄本中。

〈諸夷門〉的圖文資料編排，採用的是上下層的二元構成模式，神、鳥、獸、蟲魚在上層，神類居上層之先，遠國異人在下層。《謨區查抄本》打破這種格局，沒有來自〈諸夷門〉下層的遠國異人，《抄本》六十幅圖像中，最先出現的便是八幅鳥類的圖像，神類反居於後。

實際上，〈諸夷門〉上下二元的結構、以及神、獸、鳥、蟲魚的排序方式有其意旨，可能反映時人某種宇宙圖式及天下秩序的想像。若以〈諸夷門〉為《謨區查抄本》諸《山海經》圖像的來源，排除遠國異人，將鳥、獸、神、蟲魚打散後重新編排的模式，無疑是脫離原書脈絡的一種挪用。

從裝訂的方式看來，雖然《謨區查抄本》在格式上受到日用類書或其他中國圖書的影響，出現如一頁四欄、朱絲欄等中國書籍的痕跡，但需要特別注意的是，《謨區查抄本》為一張紙的正反兩面同時書寫／彩繪，與中國線裝書一張紙對折為兩頁，版心在中間的方式有所不同，《謨區查抄本》的裝訂更接近於現代書籍的形式。

除了《謨區查抄本》在形式上與日用類書的形似以外，抄本使用的文字及語言也很重要。單就《謨區查抄本》與《山海經》有關的二十餘頁而言，第 298 頁的說明，以及每幅圖像背後的說明，都是西班牙文，但異鳥獸圖像旁的字母，則應是該異鳥獸名稱的閩南語發音之拼音，呈現了非常有趣的文化雜糅現象。

關於這些中文書籍如何被閱讀，以及何以異鳥獸的發音以閩南語呈現？目前沒有更多關於《抄本》製作過程的文獻，難以遽論，但賈晉珠對於早期西班牙殖民時期菲律賓中文書籍流通現象的研究，或許能有所補充。

賈晉珠提到，當時的馬尼拉已有華人聚落，道明會修道士為了方便傳教（甚至是進一步將福音推廣到大陸），開始學習方言及中文書寫。賈晉珠引用天主教道明會修道士噶嘔羨（Juan Cobo，?-1592）的記錄提到，當時在菲律賓的華人（Sangley）每一千人中，約只有十人左右不識字；噶嘔羨則因傳教所需，花過一段時間學習閩南話，並能用中文寫作，同時，噶嘔羨的中文傳教事業，也倚賴華人翻譯員的幫忙。²⁵若依噶嘔羨之說，則其時在菲律賓的華人，有很高的識字率，並且，應有部分華人是同時通曉中文書寫、方言與歐陸語言的²⁶，《謨區查抄本》或許是在這樣的環境中被製作的。

²⁵ Lucille Chia, "Chinese Books and Printing in the Early Spanish Philippines", pp. 260-261.

²⁶ 德國奧古斯特公爵圖書館藏有一種「佛郎機化人話簿」，是十六七世紀閩南人的西班牙文筆記。見連

三、《謨區查抄本》對《山海經》圖像的演繹

在江戶時期的日本，也能見到取材自晚明建陽日用類書的圖本，但把神祇鳥獸蟲魚與遠國異人各自獨立成冊。現藏於成城大學的江戶時代《怪奇鳥獸圖卷》便取材中土的日用類書，繪製了 70 種怪神及鳥獸，這 70 幅圖像都可以在《文林妙錦萬寶全書》中找到對應。

《怪奇鳥獸圖卷》的繪製者雖在繪製圖卷時，改以日本本地的繪畫手法取代日用類書原來的版畫風格，但《圖卷》的神、獸、鳥之排序，與《文林妙錦》非常一致，只是調整了部分獸鳥的方向，使分布於卷軸兩側的圖像，都朝向卷軸的中線。²⁷

除了《怪奇鳥獸圖卷》，日人依據日用類書〈諸夷門〉重新製作的鳥獸圖冊還有不少，如天理大學圖書館收藏的四冊奈良繪《山海異形》，是裝幀精緻的彩繪本，內容分作神、獸、魚、蟲四類，共 113 圖；²⁸東京大學圖書館也收藏了一種《山海異形》，但只有一冊，內容是 27 幅異鳥的圖像。²⁹此外，還有據〈諸夷門〉重製的《異國物語》印本、³⁰奈良繪的《唐物語》。³¹由眾多繪本的製作，可推測〈諸夷門〉或其中《山海經》知識在日本受到青睞與傳播情況。

與《怪奇鳥獸圖卷》等諸多繪本相似，《謨區查抄本》也是在中土出版物的基礎上另有詮釋。就版面的安排而言，不論《怪奇鳥獸圖卷》的中軸對稱設計，或是《山海異形》、《異國物語》等繪本、印本採用的圖文並陳方式，其分類都與〈諸夷門〉相似，皆依神、獸、鳥、蟲魚、異人的類目區分。《謨區查抄本》參照〈諸夷門〉時，分類十分混亂，從第 280 頁起，先是左右共八幅異鳥圖像，緊接著第 282 頁左側是四幅異獸圖像，右側則有神、獸、鳥四幅同框。

晚明的《山海經》出版品中，不乏如《謨區查抄本》般，將神、獸、鳥不加排序的混合，並將遠國異人與之分開，如胡文煥的《新刻山海經圖》與《新刻羸蟲錄》。胡本收入的圖像在構圖上與〈諸夷門〉類似，說明文字也差異不大，但《新刻山海經圖》未曾將收入的圖像分類、排序，並且將遠國異人的圖文資料編入《新刻羸蟲錄》一書中，後者更像

金發、李毓中、鄭榮：〈「佛郎機化人話簿」探索：從音韻和詞彙入手〉，《季風亞洲研究》第 10 期（2020 年 4 月），頁 37-67。關於「佛郎機化人話簿」具體撰寫時間的推定跨度較長，或許較《謨區查抄本》為晚，但可以此推想十六世紀末東南沿海華人因為貿易的緣故，也學習西班牙文的景況。
²⁷ 江戶時期的日本，有專畫怪神、異鳥獸的《怪奇鳥獸圖卷》，內容與〈諸夷門〉近似，見《怪奇鳥獸圖卷》（東京：文唱堂株式會社，2001 年）。

²⁸ 日・作者不詳：《山海異形》，《奈良繪本集・八》（天理：天理大學出版部，2020 年）。

²⁹ 日・作者不詳：《山海異形》（東京大學圖書館藏）。

³⁰ 日・作者不詳：《異國物語》（東京大學圖書館藏）。

³¹ 日・作者不詳：《唐物語》（法國國家圖書館藏）。

是明代的職貢圖譜。

雖然《謨區查抄本》在圖像不加分類的形式上與《新刻山海經圖》也近似，實際比對，卻發現《謨區查抄本》的圖像更接近日用類書〈諸夷門〉。而《謨區查抄本》第三部分的第 45 圖，繪製的儵魚，是「狀如雞而赤色，三尾、六足、四首，音如鵠。」³²相較於〈諸夷門〉呈現的多頭多足鳥狀的儵魚，《新刻山海經圖》中的儵魚則是有足的魚，³³《謨區查抄本》的圖像顯然與〈諸夷門〉更接近。有趣的是，不論是《五車拔錦》³⁴或《三台萬用正宗》³⁵，都將儵魚的「三尾」表現為魚尾，呼應「魚」的名稱與分類，但《謨區查抄本》卻將三尾繪製為三條翎羽；〈諸夷門〉中儵魚的六足頗似鴨鵝類的蹼趾，《抄本》卻作三趾型的鳥爪。從儵魚的例子可見，《謨區查抄本》在〈諸夷門〉的基礎上仍然有所改造。



圖 4，儵魚圖，左起《謨區查抄本》、《五車拔錦》、《三台萬用正宗》、《新刻山海經圖》。

³² 晉·郭璞注：《山海經》（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元至正年間曹善手抄本）冊 1，頁 26B，以下引用《山海經》經文皆據此本，為行文簡潔，只在文末以括弧標明冊數及頁數，不另加註。另外，原曹抄本無頁數，頁碼為筆者自行標註，版面分左右，左為 A、右為 B。相關資料可參考鹿憶鹿：《曹善手抄《山海經》箋注》（臺北：秀威經典，2023 年）一書。

³³ 明·胡文煥編：《新刻山海經圖》，頁 58。

³⁴ 明·鄭世魁編：《五車拔錦》，收入日·小川陽一、日·坂出祥伸編：《中國日用類書集成》（據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藏萬曆 25 年寶善堂刊本影印）冊 1，卷 4，頁 233。

³⁵ 明·余象斗編：《三台萬用正宗》，頁 207。



圖 5，相柳氏圖，左起《謨區查抄本》、《文林妙錦》、清彩繪本。

相柳氏出自〈海外北經〉，經云：「相柳者，九首人面，蛇身而青。」（冊 3，頁 7AB）《抄本》、《文林妙錦》³⁶的構圖頗為相似，相柳神的九首，都呈現三行、方形的排列，並望向畫面的左方。由於刊刻的失誤，《文林妙錦》的「相柳」被誤作「相抑」，《抄本》則作「sianecsi」。前文提到，《抄本》圖像旁的西班牙文異獸名稱，應是據閩南語標音而成，但繪製者似乎並非熟稔西文字母寫作者，時常將不同的字母混淆。雖則《抄本》「sianecsi」的注音未必全然正確，但加粗斜體的部分，應更接近閩南語「抑」，而非「柳」的發音，可見《抄本》與日用類書關聯之密切。

《抄本》中綠色的相柳神也值得思考。〈海外北經〉與《文林妙錦》的說明都提到相柳神的蛇身是「青色」。但「青色」指涉的色彩並不只一種，以同屬《山海經》系統的彩色「雙雙」圖為例，〈大荒南經〉云「有三青獸相并，名曰雙雙」（冊 4，頁 4A），完成於乾隆年間的《獸譜》將雙雙畫為藍黑色，³⁷繪製年代不詳的清彩繪本《山海經圖》³⁸，卻繪作綠色。

³⁶ 明·劉雙松編：《文林妙錦萬寶全書》，卷 4，頁 214。

³⁷ 清·余省、張為邦繪，袁杰主編，張聖潔點校：《清宮獸譜》（北京：故宮博物院出版社，2014 年），頁 274-275。

³⁸ 繪者不詳：《山海經圖》，清彩繪本（臺北國家圖書館藏）。



圖 6，燭陰，左起《謨區查抄本》、《文林妙錦》、清彩繪本。

同樣是「龍身」，且被《抄本》繪者繪為綠色的，還有「燭陰」。燭陰見於〈海外北經〉（冊 3，頁 7A）及〈大荒北經〉（冊 4，頁 13B），又稱燭龍、燭九陰，其睜目閉目、呼吸吐納牽動日夜、季節的變化。燭龍的特色鮮明，兩處經文、〈諸夷門〉都提到燭龍「龍身赤色」。清彩繪本的燭龍包括身體與臉面都為紅色，但《謨區查抄本》的燭龍卻做綠色，僅有燭龍背腹上的鰭為紅色。

考察《謨區查抄本》中收錄龍圖像的配色，或許能提供一些思考。《抄本》中與龍或龍身有關的圖像一共有五種，分別為鼓、燭陰、相柳、應龍以及蓐收神所乘的龍。這些龍的背鰭、腹鰭都為紅色，龍身上的鱗甲則有不同——鼓、應龍、蓐收所乘之龍為藍色；燭陰與相柳為綠色。藍色、綠色配以紅鰭或許就為《抄本》繪製者慣以表現「龍」的配色，因而中文文本中關於燭陰神「身赤」的說明被忽略，龍身被繪為綠色。

然而，回歸《謨區查抄本》製作的語境，相柳神的身體被繪製成綠色的原因，可能不只是藍色或綠色的隨機選擇，而牽涉到語言的問題——與《抄本》製作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福建華人有關——閩南語中「青」或「青色」，其實指的就是綠色。



圖 7，畢方，《謨區查抄本》、《文林妙錦》、清彩繪本。

關於《謨區查抄本》著色的問題，畢方鳥也是特殊的例子，說明此鳥的出現會帶來「壽考」。此鳥在《山海經》出現兩次，兩次的形象不同。〈西山經〉的畢方鳥，「狀如鶴，一足，赤文而白喙，名曰畢方，其鳴自叫，見則其邑譌火。」（冊 1，頁 18B）〈海外南經〉的畢方鳥，「身青人面」，郭注「一腳」。（冊 3，頁 1AB）〈西山經〉的畢方，鶴形一足，身上有赤紋，鳥喙是白色的；〈海外南經〉的畢方則是身青一足，且有人面的特徵。《山海經》中的畢方鳥外形特色在其一足，而其出現始終有引來火災的傳言。柳宗元在永州就明言邑中有怪鳥出沒常招火災而寫〈逐畢方文〉，並強調是因《山海經》所記。³⁹《抄本》無畢方

³⁹ 唐·柳宗元：〈逐畢方文〉，《河東先生集》（明嘉靖年間東吳郭雲鵬刊本，臺北國家圖書館藏），卷 18，頁 14B-15A。

引來「鵠火」說法，似乎並非直接來自《山海經》。

日用類書〈諸夷門〉的說法與〈西山經〉近似，也羈入其他內容：「義章山有鳥狀如鶴，一足、赤文、白喙，名畢方，見則有壽。」⁴⁰〈諸夷門〉將經文中畢方鳥帶來鵠火的敘述，抽換為原本經文所無的「見則有壽」，使其兇煞的性質轉為祥瑞，而「赤文」也在如鶴頂的丹紅中得到體現。《抄本》的說明提到「任何人見此鳥都得壽考」，顯然承繼日用類書而來。

〈諸夷門〉對畢方鳥的著墨部分延續〈西山經〉，特別指出畢方鳥身為青色的質地，帶有赤紋及白喙。圖7的清彩繪本關注到經文，畢方鳥渾身青色，間雜紅色的羽毛，繪者唯獨漏掉了「白喙」，將畢方鳥的嘴巴畫作紅色。相較而言，《謨區查抄本》的繪者將畢方繪製成毛羽黑白相間，頭頂有紅色毛羽的形象，應是繪者據丹頂鶴的形象著色所致，繪者顯然更強調對「鶴形」的凸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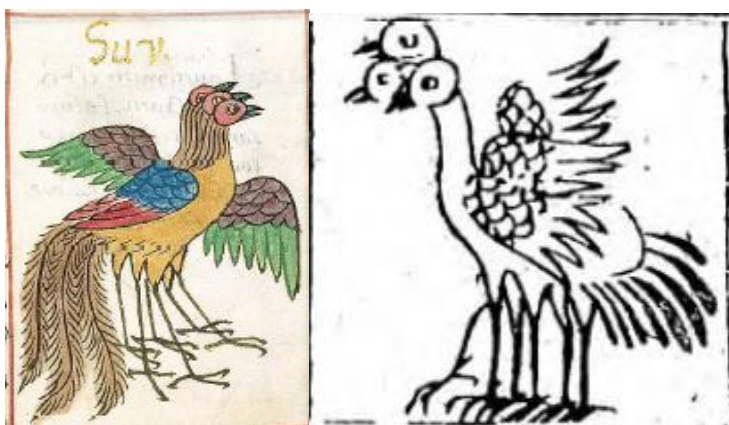


圖8，鵠鵠，《謨區查抄本》、《文林妙錦》

圖8的鵠鵠出〈南山經〉，經云「其狀如雞而三首六目，六足三翼，其名曰鵠鵠，食之無臥。」（冊1，頁5A）〈諸夷門〉說鵠鵠鳥「其形狀如雞，一身三首六目，六足三翼，名曰鵠鵠，食之令人少睡。」⁴¹

《抄本》的說明則提到，任何人見到這隻鳥，疾病都能治癒，如果身體健康，就能一直保持這樣的狀態，將來也不會有病痛。（p.181）《抄本》對於常保健康的說法，或許脫胎自「少睡」，並將此演繹為身體強健，不會臥病，又或許是編撰者在此異鳥的形象上投射無病的特點。鵠鵠的彩繪顏色相當豐富，有綠、棕、黃、土黃、紅、藍、橙等多種，其色

⁴⁰ 明·劉雙松編：《文林妙錦萬寶全書》，卷4，頁216。

⁴¹ 明·劉雙松編：《文林妙錦萬寶全書》，卷4，頁223。

彩的質地相當濃重，展現與中土彩繪不同的韻致。《抄本》的鸛鵒圖像又特別針對「三翼」著墨，在對稱的雙翼中間加上一個紅、藍各半的鮮豔羽翼。（圖 8，左）而這個單獨的鮮豔羽翼也與鸞鳥羽翼如出一轍。（圖 9，左）《抄本》的繪者也將〈諸夷門〉中如雞的短尾羽替換為長條的翎羽，這樣的改動在前文提到的「鯨魚」圖像（圖 4，左）也能見到。



圖 9，鸞，左起《謨區查抄本》、《文林妙錦》

鸞鳥出〈西山經〉女床山，「有鳥狀如翟而五采，名曰鸞，見則天下安寧。」（冊 1，頁 14AB）〈諸夷門〉記載：「女來山有鳥狀如翟，玉乘畢備，身如雉而尾長，名曰鸞，見則天下太平。」⁴²

〈諸夷門〉的說法明顯出自〈西山經〉而另有添加，西戎來獻的說法突出天子慎德，四夷賢賓的太平氣象。〈諸夷門〉提到的「女來」、「玉乘」可能「女床」、「五采」的形近之誤，形近的訛字是日用類書中常見的。《抄本》的文字說明未提鸞鳥形貌，只說見到此鳥意謂此地十分太平。（p.281）

不論〈諸夷門〉或《抄本》的鸞鳥圖像皆呼應文本「尾長」的形容，但〈諸夷門〉和《抄本》對長尾的表現方式不同，前者說鸞鳥有著鋸齒狀的長尾翎，《抄本》則是長條狀的，這樣長條狀的羽翎在《抄本》中十分常見（如前文提到的鯨魚、鸛鵒），似是《抄本》繪者習慣的構圖方式。

特別的還有鸞鳥的顏色，繪者使用了紅、緋、藍、黃與深淺不一的兩種綠色。雖然文本有對鸞鳥「五采」的形容，但對照《抄本》的其他圖像，除了有現實參照的畢方鳥，其他鳥類圖像的著色皆色彩斑斕，應是《抄本》繪者審美意趣的展現。

⁴² 明·劉雙松編：《文林妙錦萬寶全書》，卷 4，頁 222。

在幾種鳥類的例子中，《抄本》編纂者選擇性的提到異鳥的特殊能力，甚至在撰寫說明時又加發揮。顯然《抄本》編纂者很大程度上接受〈諸夷門〉文本中鳥類有特異能力的說法，無論是可以帶來健康、和平，或能延年益壽，這些鳥類似多為神鳥，都屬非凡神聖的。然而，或由於宗教背景，編纂者對〈諸夷門〉鳥類以外的其他上古神靈之說，無法全然認可，於是《抄本》中也有不少文字上的更動、改寫，其實全然是編纂者重新構建與發揮。

四、《謨區查抄本》的重構或誤讀

《謨區查抄本》第三部分的 60 幅圖像，與日用類書〈諸夷門〉及其他《山海經》圖像系統之間有密切關係，在參考了某些與《山海經》有關的圖文材料之後，加以改動。部分改動補足了經文所不及的細節，顯示《抄本》製作者與〈諸夷門〉對《山海經》的理解有差異。

《謨區查抄本》60 幅圖像的演繹，不乏重構或誤讀之處。例如驪虞、奢比尸、何（阿）羅魚、蓐收等圖，在用色、形象上，都有與《山海經》或〈諸夷門〉的說解不甚相符。



圖 10，黑狐圖，左起《謨區查抄本》、《文林妙錦》；右為驪虞，《文林妙錦》。

黑狐是《謨區查抄本》中一個特殊的例子。《抄本》說明見到此獸，就能得到和平。〈諸夷門〉提到：「北山有黑狐，神獸也，王者能致，太平則見。」⁴³與《抄本》能得到和

⁴³ 明·劉雙松編：《文林妙錦萬寶全書》，卷 4，頁 239。

平的說法相合。若進一步比對圖本，可發現《抄本》的「黑狐」圖像，更近似於另一種瑞獸「騶吾」。〈海內北經〉說騶吾是珍獸，「大若虎，五采畢具，尾長於身，名曰騶吾，乘之行千里。」（冊3，頁18A）〈諸夷門〉的說明大致沿襲〈海內北經〉，但作「騶虞」。⁴⁴就圖像而言，《文林妙錦》將騶虞畫作一長尾的老虎，身上同時兼有圓點與條紋，尾巴朝身前延伸、末端往後彎曲，塑造長尾的視覺效果；而黑狐圖像則身體墨黑，帶有圓點，面部有與騶虞近似、長長翹起的鬚。（圖10）

《謨區查抄本》的「黑狐」身上明顯的帶有與〈諸夷門〉「騶虞」更近似的圓點與條紋；從黑、黃的著色看來，繪製者殆傾向呼應騶虞「虎身」的形容，而非「黑狐」的特徵。而《抄本》中的黑狐，尾巴高翹在身後，更強調樹枝狀尾巴向兩側岔開的蓬鬆細毛，與黑狐相近。繪者顯然不諳西班牙文的注音，因而混淆了騶虞、黑狐二者的特徵，最終造成「黑狐」的讀音標註配以近似「騶虞」彩繪圖像的有趣畫面。



圖11，奢尸圖，《謨區查抄本》、《文林妙錦》、《三才圖會》

除了用色的失誤之外，還有部分的錯誤或許來自圖本轉換過程中的誤解，例如〈海外東經〉「奢尸」，「獸身、人面、大耳，珥兩青蛇。」（冊3，頁10A）〈大荒東經〉的經文雷同，「有神，人面大耳，獸身，珥兩青蛇。」（冊4，頁2B）

各種類書的「奢尸」圖像差異頗大。《文林妙錦》中的奢尸神作獸身、尾分五股、兩耳各戴一長蛇、頭髮緊貼。⁴⁵《三才圖會》的奢尸則只有一尾，蓬頭、珥兩小蛇，左側的小蛇尚昂首吐信。⁴⁶此外，《三才圖會》還以細筆勾勒「獸身」絨毛蓬鬆的樣態，表現比《文林妙錦》更為細緻。無論是《文林妙錦》或《三才圖會》的圖像，都呼應了經文「獸身」、

⁴⁴ 明·劉雙松編：《文林妙錦萬寶全書》，卷4，頁228。

⁴⁵ 明·劉雙松編：《文林妙錦萬寶全書》，卷3，頁189。

⁴⁶ 明·王圻、王思義編纂：《三才圖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據上海圖書館藏王思義初刊本影印），頁871。

「珥蛇」的形象。然而，《謨區查抄本》的繪製者似乎誤以「珥兩蛇」為獸的雙角，於是變珥兩蛇為頭上的兩隻角，不僅「大耳」的細節漏失，又將頭髮變為鬚鬚。《抄本》由於著色的關係，獸身與「人面」都作黃色，頭上有角，又強化奢尸神的獸類本體，使得人獸嫁接的拼貼感被淡化。



圖 12，何（阿）羅魚，《謨區查抄本》、《文林妙錦》

《謨區查抄本》的何羅魚出自〈北山經〉，經云何羅魚「一首十身，其音如吠犬，食之已庸。」（冊 1，頁 26B）晚明的出版物中，慣常將「何羅」刊作「阿羅」，應為形近之誤。對照《文林妙錦》⁴⁷和《抄本》，可見得二者在構圖上的類似，不論是魚身的呈現、魚首的形狀都十分相近，《抄本》的魚頭保留了與〈諸夷門〉類似的袋狀大嘴，但省略了鼻子、眉毛，魚眼則被加上了魚類所無的眼瞼，半睜的圓眼與大嘴造成特殊的視覺效果。帶有眼瞼的魚眼是《抄本》中魚類圖像的特色，繪者似乎通過異質身體特徵的嫁接，塑造不平常性。

《謨區查抄本》的何羅魚若由顏色區分，則只有九個身體，對照經文、〈諸夷門〉圖文的「十身」，《抄本》的繪製者顯然對魚身數目的呈現有誤。然而，《抄本》的西班牙文說明只提到「此魚有九身」（p.287），圖像也與「九身」的文字說明相呼應，這或許與《山海經》神人慣常出現九頭、九身等與「九」有關的異樣型態有關。

或許應該從《謨區查抄本》複雜的製作過程來思考《抄本》中阿羅魚「九身」的問題。首先，抄本本身不只一種文字書寫風格——抄本圖像旁字母書寫錯亂、字形模稜兩可，看來只是略懂文墨的中國人所為。而《抄本》的文字說明則字跡清楚、筆法熟練，應是出自

⁴⁷ 明·劉雙松編：《文林妙錦萬寶全書》，卷 3，頁 233。

熟稔西班牙文的知識階層之手。《謨區查抄本》中《山海經》圖像的製作，與圖像背面的文字說明絕非出於一人之手，應是多人分工，其中必有略諳中文的閩南人士，因此圖像上的標記常見閩南方言。而從圖 4 鯨魚、圖 12 何羅魚看來，韻母發音都用 u 音，檢索抄本，凡是魚字，也明顯更接近泉州音系。至今泉州音與漳州音的魚字，發音都有很大的差異，Hu 與 Hi 壁壘分明。

《謨區查抄本》中有關《山海經》圖像的繪製，無疑有參考的母本。探討《謨區查抄本》可能的製作情形，造成魚身數目記載差異／錯誤的可能性非常多，究竟是《抄本》繪者所見到的母本有誤（無論是文字說明或圖像）？或者是繪者繪圖有誤，導致西班牙文的說解者說解錯誤？又或是研讀者在閱讀時的誤讀誤解？這些都難以論斷。無論如何，《抄本》內容的訛誤，是在西班牙殖民地複雜的語言、媒材轉譯的脈絡中形成的。

《謨區查抄本》對於相關《山海經》內容的說解，或不同媒材間的轉譯所造成的誤讀、誤解，但也有部分的內容，可能是說解者基於自己的認知或因為文化、宗教上的好惡所做出的調整。

《山海經》的內容除了敘寫怪奇鳥獸以外，也包括各種神祇。〈諸夷門〉在挪用《山海經》之際，以神、獸、鳥、蟲魚、羸蟲等五類進行區分。部分的日用類書甚至會在〈諸夷門〉的開頭處，附上一篇〈羸蟲錄序〉⁴⁸，以氣化宇宙的框架，解釋天地之間無奇不有，各種奇形怪狀生物的存在自有可能。

然而，《謨區查抄本》中的各種怪奇鳥獸圖文的首頁，編纂者將這些來自《山海經》的神、獸、鳥、蟲魚，通通稱作「惡魔」：

以下出現的是在中國可見到的鳥、獸和怪物。他們有部分只偶爾出現，餘下的則十分常見，並提到了他們各自擁有的善惡屬性。他們主張了很多無稽之談，顯然已為惡魔所蠱惑，這些說法令人難以置信。因為只有短時間的停留，無法完全、甚或是部分的理解背後的故事，某些鳥類和動物的圖像未包含任何內容……（頁 278）

不少研究者都提到傳教士對於中國書籍的反感之情，因為這些書籍中充滿各種各樣魔鬼、偶像崇拜、迷信的內容，甚至請願有司加以懲罰禁止。⁴⁹在這樣的氛圍底下，《謨區查抄本》

⁴⁸ 明·劉雙松編：《文林妙錦萬寶全書》，卷 4，頁 209。

⁴⁹ Matthew Hill 指出，中國商人帶來的書籍，除在菲律賓出售「日曆」(calendar) 以外，應還包含其他「異端」、「罪惡」的書籍。Hill 舉出的例子中，就有中國商人持異教書籍向馬尼拉宗教裁判所成員詢問是否能夠出售的紀錄，見 Matthew Hill, "The Book Trade in the Colonial Philippines", pp. 55-56. 這些異教的刊本在菲律賓是否能順利出售？研究者對此議題仍未有定見，Hill 提到，部分研究者認為，

編纂者以《山海經》中奇奇怪怪的神異為「惡魔」，自然不足為奇。

《謨區查抄本》大概有十一種圖像，在〈諸夷門〉中是被分入「神類」的，如鵲神、帝江、驕蟲、泰逢、天吳、相柳、鼓、燭陰、陸吾、奢尸、神魑（媿）、蓐收等等。但在《抄本》的介紹中，這些神祇都被稱為「怪物」或「惡魔」。

例如西方金神「蓐收」，出自〈西山經〉。（冊1，頁19A）而〈海外西經〉也記載：「西方蓐收，在左耳蛇，乘兩龍。」（冊3，頁5A）《文林妙錦》則提到「西方金神也，左耳有青蛇，乘兩龍。面目有毛，虎爪執鉞。」⁵⁰《謨區查抄本》則形容，據說惡魔以這種形式向人們顯現。（p.287）蓐收神成了惡魔神祇似與《山海經》或日用類書無涉，完全是《抄本》編纂者的自我建構或宗教信仰使然。

《山海經》中的神祇，在《抄本》中被重新演繹者，還有「神陸」，《抄本》形容神陸被九個中國的城市崇拜著，如果人們不獻祭，神陸便會出現並帶來浩劫。（p.285）

神陸其實是出自〈西山經〉的「陸吾神」：

西南四百里，曰崑崙之丘，是實惟帝之下都，神陸吾居之。其神狀虎身而九尾，人面虎爪；是神也，司天之九部及帝之囿時。（冊1，頁17A）

神陸吾被誤為「神陸」，在〈諸夷門〉中即出現，應是斷句有誤。〈諸夷門〉的說明對經文內容加以減省，還摻雜了郭璞的注解。如《文林妙錦》云：「崑崙之左，天帝之神曰神陸，一云堅吾，其狀虎身、九首、人面，司九域之事。」⁵¹《謨區查抄本》明顯參考〈諸夷門〉，《抄本》圖像旁的西班牙文說明作「Simlioc」，應近似「神陸」的閩南方言發音。《抄本》的說明提到「九個城市」、「獻祭」、「浩劫」，但只有「九個城市」明顯是來自郭注的「九域」或「九城」。⁵²不論在《山海經》的經文抑或是〈諸夷門〉的簡單說明中，陸吾神都是

這些迷信的書籍應當無法在菲律賓販售；但賈晉珠也提到，當時隨著中國商船載赴菲律賓販售的書籍，有文學（包括歌本、戲曲折子摘刊、笑話集等等）、醫藥、經典、科舉用書，菲律賓當地甚至還有相關的演劇活動；嗚呼羨認為這些書籍、戲曲活動充滿迷信、偶像崇拜，要求副主教以逐出教會的方式威脅大家不准參加相關的活動，但賈晉珠懷疑其效力。賈晉珠還提到，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對華人、菲律賓人並無管轄權。Lucille Chia, "Chinese Books and Printing in the Early Spanish Philippines", p.269.關於道明會修士在南洋的活動，還可見李毓中等人為閩南一西班牙文獻所作的導讀，見李毓中、陳宗仁、JOSÉ LUIS CAÑO ORTIGOSA、石文誠、REGALADO T. JOSÉ 等編：《閩南一西班牙文獻叢刊三：明心寶鑑》（新竹：清華大學出版社，2021年），頁 i-vii。

⁵⁰ 明·劉雙松編：《文林妙錦萬寶全書》，卷4，頁211。

⁵¹ 明·劉雙松編：《文林妙錦萬寶全書》，卷4，頁215。

⁵² 曹善抄本、郝懿行《山海經箋疏》之郭注作「九域」，尤袤本作「九城」。晉·郭璞注：《宋本《山海經》》（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7年，據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南宋尤袤池陽郡齋刊本影印），頁47。清·郝懿行：《山海經箋疏》（臺北：中華書局，1972年，據清刊《郝氏遺書》本重排），頁17B。

人獸合體的神祇，與崑崙、九域、帝關聯密切，全然未提《抄本》所提到的獻祭、帶來浩劫之說。這虎身人面的神陸被認為會帶來浩劫應也是《抄本》編纂者的偏見所致。

又如水神「天吳」，〈海外東經〉云「朝陽之谷，神曰天吳，是為水伯。」（冊 3，頁 7AB）〈大荒東經〉云「有神，八首人面，虎身十尾，其名天吳。」（冊 4，頁 1B）《文林妙錦》則云「朝陽谷有神曰天吳，是為水伯。虎身人面，八首八足八尾，青黃之色。」⁵³《謨區查抄本》寫著，據說這種怪物也見於中國。（p.287）

與天吳在《抄本》同一頁的，還有蓐收、相柳、驕蟲三種，不只蓐收，相柳、驕蟲的說明都類似「這個怪物也傳說見於中國」。（p.287）較早出現的「奢尸神」就說明：「這種怪物見於其中」。⁵⁴（p.285）對照其他頁數的說明，「其中」所指涉的就是中國境內。由諸多異鳥獸被收入〈諸夷門〉中，可知日用類書編纂者對於這些異鳥獸屬於「域外」、「異界」他者性質的暗示。有趣的是，這些〈諸夷門〉編纂者原來用以建構奇幻他界想像的敘述，通過《抄本》編纂者的轉譯，卻成了中土的產物，框格中形體怪異的神人、鳥獸圖像，成為中國的怪物或者魔鬼的化身，而中國似乎成為蠱惑人心的魔鬼與傷人怪獸的聚集地，怪物不時為人所見。

《山海經》的神祇，在《謨區查抄本》中被歸入怪物、惡魔之列，應與西班牙殖民者的宗教信仰有關，除了上帝，其他任何形式的「神」，都不被認可，甚至都被認為是邪魔歪道。

五、結論

現藏於美國印第安那大學 Lily Library 的《謨區查抄本》，因保存了西班牙殖民者豐富的東南亞見聞而受到矚目。除了對東南亞原住民的圖繪與紀錄之外，《謨區查抄本》還收入了取材自明代民間出版物的內容，圖文並陳，其中便包括與《山海經》息息相關的 60 幅圖像。經過比對，可以確定《謨區查抄本》的 60 幅圖像，脫胎自晚明建陽的日用類書〈諸夷門〉，或是其他系統近似的《山海經》圖本。研究者推估《抄本》可能完成於十六世紀後半葉，恰是民間出版文化蓬勃發展的萬曆年間，大量的建陽日用類書、《三才圖會》、胡文煥的《新刻山海經圖》等都在此時期出版。

由於相關文獻不足，如今已無法確知究竟《謨區查抄本》的繪製者參考了哪一部日用

⁵³ 明·劉雙松編：《文林妙錦萬寶全書》，卷 4，頁 213。

⁵⁴ 原文作「This monster has been seen among them.」

類書，抑或哪一種《山海經》圖本，然而，《抄本》收入的《山海經》圖像仍然意義重大。

《抄本》運用《山海經》圖文資料的情形，顯示出《山海經》的相關圖文知識不只流通在東亞文化圈，對西洋、南洋同樣有影響。

處於南洋的菲律賓群島，宋元之際便與中土交流，《明史》等文獻資料也顯示，大明開國以後，呂宋、蘇祿等位於菲律賓群島的國家皆向大明朝貢。由於地緣相近，中土與菲律賓及南洋諸國一直有商貿的往來，西班牙殖民菲律賓時，沿海的華人仍然出入菲律賓，帶去大明的貨物、勞力，甚至形成華人的聚落，根據多方資料，當時馬尼拉的華人聚落以閩南人為多，從文獻上看，當時馬尼拉有頗為複雜的語言環境——傳教士為了進一步向中土傳教，既學習中文的書寫、也學習閩南的方言，反之，為了溝通方便，部分華人也著手學習西班牙文。在華人、西人的交流中，應當還有更熟稔西文的華人通譯穿梭其中。本文討論的《謨區查抄本》，正是在這樣的語境中被製作的。

從《謨區查抄本》圖像上的方言標音，可見出閩南人參與《抄本》製作的痕跡，需要注意的是，圖像上標音字母的書寫時常不甚精確，這些圖像的描繪、著色，以及標音字母的書寫，或許都來自不諳西文的華人繪工。相較於圖像上的字母書寫，圖像背後流暢的草寫文字說明應出自西班牙知識階層、殖民者。辨讀說明文字以後，發現西班牙知識階層對圖像的說明，雖然參考了來自中土的文本，卻因其宗教信仰或文化的背景，不時有或大或小的更動或重構。明顯的是《山海經》中的神祇，在《抄本》編纂者的眼中大都是惡魔或歪道的存在。

《謨區查抄本》的語言、文字、書寫等跡象，無不反映十六世紀馬尼拉西班牙人與華人之間的交流互動。此外，也需注意《謨區查抄本》中諸多《山海經》圖像與晚明多種《山海經》出版物在構圖上的連繫，這進一步顯示菲、閩兩地華人社群間的出版文化關聯密切。

參照幾種晚明的《山海經》圖本，《謨區查抄本》60幅圖像的筆觸簡單、樸拙，似乎是模仿建陽本版刻的線條特色，推測與日用類書〈諸夷門〉的關係更近一些。同時，《抄本》的編纂者，以挪用的方法應用《山海經》的圖文知識，來自《山海經》的神、獸、鳥，打破〈諸夷門〉井然有序的排列方式，脫離原脈絡，重新被編入一頁四圖的格局之中，並且著上色彩。仔細比對〈諸夷門〉與《謨區查抄本》的圖像，可見出《抄本》的繪製者在〈諸夷門〉的基礎上，另有調整，確切的說，也是對《山海經》中神、獸、鳥的進一步演繹。

關於《謨區查抄本》的製作，或許正如李毓中所說，是為了爭取西班牙皇室或權貴對其亞洲軍事擴張活動的支持。在這樣的前提下，《謨區查抄本》無可避免的帶著獵奇觀看的心態，來自《山海經》中的怪奇鳥獸、鬼神蟲魚，恰恰滿足歐洲人對於神秘東方的好奇

心。十六世紀末在菲律賓繪製的《謨區查抄本》，其中關於《山海經》的部分，顯示《山海經》圖像在中國南方市井中的流傳情況，也代表《山海經》圖像在海外的影響。當學者普遍關注《山海經》在日本的閱讀與接受之餘，《謨區查抄本》所繪製的《山海經》圖像，也許是我們該把注意力轉移到菲律賓等南洋國家的開始，相信將來必定還會出現更多的異域資料提供更全面的思考。

徵引文獻

古籍

- 晉·郭璞 GUO, PU 注：《宋本《山海經》》 *Song Ben Shan Hai Jing*（北京 Beijing：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Publishing House，2017 年，據北京國家圖書館藏南宋尤袤池陽郡齋刊本影印）。
- 晉·郭璞 GUO, PU 注：《山海經》 *Shan Hai Jing*（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元至正年間曹善手抄本）。
- 唐·柳宗元 LIU, ZONG-YUAN：《河東先生集》 *He Dong Xian Sheng Ji*（明嘉靖年間東吳郭雲鵬刊本，臺北國家圖書館藏）。
- 宋·周去非 ZHOU, QU-FEI 著，楊武泉 YANG, WU-QUAN 校注：《嶺外代答》 *Ling Wai Dai Da*（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1999 年）。
- 宋·趙汝适 ZHAO, RU-GUA 著，馮承鈞 FENG, CHENG-JUN 校注：《諸蕃志校注》 *Zhu Fan Zhi Jiao Zhu*（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1956 年）。
- 宋·陳元靚 CHEN, YUAN-JING 編：《新編群書類要事林廣記》 *Xin Bian Qun Shu Lei Yao Shi Lin Guang Ji*，收入日·長澤規矩也 NAGASAWA KIKUYA 編：《和刻本類書集成》 *He Ke Ben Lei Shu Ji Cheng* 第一輯（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1990 年，據元祿十二年（1699 年）翻刻元泰定增補本影印）。
- 明·王圻 WANG, QI、王思義 WANG, SI-YI 編纂：《三才圖會》 *San Cai Tu Hui*（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1988 年，據上海圖書館藏王思義初刊本影印）。
- 明·余象斗 YU, XIANG-DOU 編：《三台萬用正宗》 *San Tai Wan Yong Zheng Zong*，收入日·小川陽一 OGAWA YOICHI、日·坂出祥伸 YOSHINOBU KANADA 編：《中國日用類書集成》 *Zhong Guo Ri Yong Lei Shu Ji Cheng* 冊 3（據名古屋蓬左文庫藏明萬曆 27 年刊本影印）。
- 明·胡文煥 HU, WEN-HUAN 編：《新刻山海經圖》 *Xin Ke Shan Hai Jing Tu*（東京東洋文庫藏《格致叢書》本）。
- 明·胡文煥 HU, WEN-HUAN 編：《新刻羸蟲錄》 *Xin Ke Luo Chung Lu*，明·胡文煥 HU, WEN-HUAN 編：《古今人物圖考》 *Gu Jin Ren Wu Tu Kao*（東京尊經閣文庫藏明刊本）。
- 明·鄭世魁 ZHENG SHI-KUI 編：《五車拔錦》 *Wu Che Ba Jin*，收入日·小川陽一 OGAWA YOICHI、日·坂出祥伸 YOSHINOBU KANADA 編：《中國日用類書集成》 *Zhong Guo Ri Yong Lei Shu Ji Cheng* 冊 1（東京 Tokyo：汲古書院 Kiyuukoshoin，2003 年，據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藏萬

曆 25 年寶善堂刊本影印)。

- 明・劉雙松 LIU, SHUANG-SONG 編：《文林妙錦萬寶全書》*Wen Lin Miao Jin Wan Bao Quan Shu*，收入日・小川陽一 OGAWA YOICHI、日・坂出祥伸 YOSHINOBU KANADA 編：《中國日用類書集成》*Zhong Guo Ri Yong Lei Shu Ji Cheng* 第 12 冊（據東京大學圖書館藏本影印）。
- 清・余省 YU, SHING、張為邦 ZHANG, WEI-BANG 繪，袁杰 YUAN, JIE 主編，張聖潔 ZHANG, SHENG-JIE 點校：《清宮獸譜》*Qing Kong Shou Pu*（北京 Beijing：故宮博物院出版社 The Palace Museum，2014 年）。
- 清・郝懿行 HAO, YI-XING：《山海經箋疏》*Shan Hai Jing Jian Shu*（臺北 Taipei：中華書局 Chung Hwa Book Company, 1972 年，據清刊《郝氏遺書》本重排）。
- 清・張廷玉 ZHANG, TIN-YU 編：《明史》*Ming Shi*（臺北 Taipei：洪氏出版社 Hongshi Publishing House，1975 年）。
- 日・作者不詳 ANONYMOUS：《怪奇鳥獸圖卷》*Kaiki Chojū Zukan*（東京 Tokyo：文唱堂株式會社 Bunshodo Printing Company Ltd.，2001 年）。
- 日・作者不詳 ANONYMOUS：《山海異形》*Sankai Igyo*，《奈良繪本集・八》*Nara Ehon-Shu VIII*（天理 Tenri：天理大學出版部 The Theological Perspectives of Tenrikyo Tenri University Press，2020 年）。
- 日・作者不詳 ANONYMOUS：《山海異形》*Sankai Igyo*（東京大學圖書館藏）。
- 日・作者不詳 ANONYMOUS：《異國物語》*Kotokuni Monogatari*（東京國會圖書館藏）。
- 日・作者不詳 ANONYMOUS：《唐物語》*Kara Monogatari*（法國國家圖書館藏）。
- 繪者不詳 ANONYMOUS 繪：《山海經圖》*Shan Hai Jing Tu*，清彩繪本（臺北國家圖書館藏）。
- Anonymous, *Códice Boxer*, (The Lilly Library, Indiana University, Bloomington, Indiana).

近人論著

- 朱龍興 CHU, LUNG-HSING：〈崑崙與黑坊：東亞圖文中的黑人形象〉“Kunlun and Kuronbo: The Image of Blacks in East Asia”，《故宮學術季刊》*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Research Quarterly* 第 38 卷第 3 期（2021 年 4 月），頁 97-152。
- 吳蕙芳 WU, HUI-FANG：《萬寶全書：明清時期的民間生活實錄》*Wan Bao Quan Shu: Ming Qing Shi Qi de Min Jian Sheng Huo Shi Lu*（新北 New Taipei City：花木蘭文化工作坊 Hua-Mu-Lan Culture Publishing Company，2005 年）。
- 巫仁恕 WU, REN-SHU：〈晚明的旅遊活動與消費文化——以江南為討論中心〉“Travel and

- Consumption Culture in Late Ming China: A Case Study of the Jiangnan Region”,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第 41 期（2003 年 9 月），頁 87-143。 <http://dx.doi.org/10.6353/BIMHAS.200309.0087>。
- 巫仁恕 WU, REN-SHU：《游道：明清旅遊文化》 *You Dao: Ming Qing Lü You Wen Hua*（臺北 Taipei：三民書局 San Min Book Co., Ltd.，2010 年）。 <http://dx.doi.org/10.978.95714/53095>。
- 李毓中 FABIO YUCHUNG LEE、JOSÉ LUIS CAÑO ORTIGOSA：〈中西合璧的手稿：《謨區查抄本》（Códice Boxer）初探〉“Zhong Xi He Bi de Shou Gao: Códice Boxer Chu Tan”，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編：《西文文獻中的中國》 *Xi Wen Wen Xian Zhong de Zhong Guo*（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2012 年），頁 67- 82。
- 李毓中 FABIO YUCHUNG LEE、陳宗仁 CHEN, ZONG-REN、JOSÉ LUIS CAÑO ORTIGOSA、石文誠 SHI WEN CHENG、REGALADO T. JOSÉ 等編：《閩南—西班牙文獻叢刊三：明心寶鑑》 *Hokkien Spanish Historical Document Series III: Espejo Rico del Claro Corazón : Beng Sim Po Cam*（新竹 Xinzhu：清華大學出版社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Press，2021 年）。
- 徐泓 XU, HONG：〈鄭和下西洋目的與性質研究的回顧〉“Perspectives on the Motiv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Zheng He’s Expeditions to the Western Ocean”，《東吳歷史學報》 *Soochow Journal of History* 第 16 期（2006 年 12 月），頁 25-51。 <http://dx.doi.org/10.29457/SJH.200612.0002>。
- 馬孟晶 MA, MENG-CHING：〈地志與紀遊：《西湖合志》與晚明杭州刊刻的名勝志〉“Local Gazetteers and Travel Writing: “The Combined Gazetteers of West Lake” and Scenic Spot Gazetteers in Late Ming Hangzhou”，《明代研究》 *Journal of Ming Studies* 第 22 期（2014 年 6 月），頁 1-49。
- 許暉林 HSU, HUI-LIN：〈朝貢的想像：晚明日用類書「諸夷門」的異域論述〉“Imaging the Tributaries: The Exotic Discourse in the Late-Ming Daily Encyclopedias”，《中國文哲研究通訊》 *Newsletter of the 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卷 20 第 2 期（2010 年 6 月），頁 169-192。
- 連金發 LIEN, CHIN-FA、李毓中 FABIO YUCHUNG LEE、鄭縈 CHENG, YING：〈「佛郎機化人話簿」探索：從音韻和詞彙入手〉“Approaching the Spaniard’s Manuscript from Phonological and Lexical Vintage Point”，《季風亞洲研究》 *Journal of Monsoon Asian Studies* 第 10 期（2020 年 4 月），頁 37-67。
- 陳台民 CHEN, TAI-MIN：《中菲關係與菲律賓華僑》 *Zhong Fei Guan Xi yu Fei Lu Bin Hua Qiao*（香港 Hong Kong：朝陽出版社 Chao Yang Chu Ban She，1985 年）。
- 鹿憶鹿 LU, YI-LU：《異域・異人・異獸——《山海經》在明代》 *Yi Yu Yi Ren Yi Shou: Shan Hai Jing Zai Ming Dai*（臺北 Taipei：秀威經典 Showwe Information Co., Ltd.，2021 年），頁 79-95。
- 鹿憶鹿 LU, YI-LU：〈《山海經箋疏》引唐代類書考〉“Examining the Tang Dynasty’s Leishu Cited in

- “Shan Hai Jing Qian Shu””, 《東吳中文學報》 *Soochow Journal of Chinese Literature* 第 41 期 (2021 年 5 月), 頁 67-101。
- 鹿憶鹿 LU, YI-LU: 〈《太平御覽》引《山海經》相關問題考述〉“Examining the issues concerning the citations of Shan Hai Jing in Taiping”, 《東吳中文學報》 *Soochow Journal of Chinese Literature* 第 44 期 (2022 年 11 月), 頁 1-32。
- 鹿憶鹿 LU, YI-LU: 《曹善手抄《山海經》箋注》 *Cao Shan Shou Chao Shan Hai Jing Jian Zhu* (臺北 Taipei: 秀威經典 Showwe Information Co., Ltd., 2023 年)。
- 鄭永常 CHENG, WING-SHEUNG: 《海禁的轉折——明初東亞沿海國際形勢與鄭和下西洋》 *Hai Jin de Zhuan Zhe: Ming Chu Dong Ya Yan Hai Guo Ji Xing Shi yu Zheng He Xia Xi Yang* (新北 New Taipei City: 稻鄉出版社 Daw Shang Publishing Co., Ltd., 2011 年)。
- 鄭鶴聲 ZHENG, HE-SHENG、鄭一鈞 ZHENG, YI-JUN: 《論鄭和下西洋》 *Lun Zheng He Xia Xi Yang* (北京 Beijing: 海洋出版社 China Ocean Press, 2005 年)。
- The Boxer Codex: Transcription and Translation of an Illustrated Late Sixteenth-Century Spanish Manuscript Concerning the Geogra*, edited by George Bryan Souza, Jeffrey S. Turley, Translated by Jeffrey S. Turley (Leiden, 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 2015).
- John N. Crossley,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Boxer Codex”,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24, No. 1 (2014, January), pp. 115-124. <http://dx.doi.org/10.1017/S1356186313000552>。
- Lucille Chia, “Chinese Books and Printing in the Early Spanish Philippines” in Eric Tagliacozzo, Wen-chin Chang, ed., *Chinese Circulations: Capital, Commodities, and Networks in Southeast Asia*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259-282.
- Matthew Hill, “The Book Trade in the Colonial Philippines”, *Book History*, Vol. 20(2017), pp. 40-82. <http://dx.doi.org/10.1353/bh.2017.0001>。
- M.D.D. Newitt, “Charles Ralph Boxer (1904-2000)”, *In 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 115(2003), pp. 75-79. <http://dx.doi.org/10.5871/bacad/9780197262788.003.0004>。

The Southbound Dissemination of the Figures of “The Classic of Mountains and Seas” in Late Ming Dynasty——The “Boxer Codex” as the Example

LU, YI-LU

(Received September, 30, 2023 ; Accepted December, 25, 2023)

Abstract

Based on the existing materials, there are the texts and figures of “The Classic of Mountains and Seas” in Korea and Japan, while there are also the figures of “The Classic of Mountains and Seas” adapted and reproduced for commoners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 As a matter of fact, the influence of “The Classic of Mountains and Seas” has gone beyond the East Asian cultural sphere, reaching those countries in Southeast Asia. Roughly in the 1590s, there was such a manuscript of unknown author. Scholars called this invaluable manuscript the “Manila Manuscript”, and then renamed it the “Boxer Codex.” C. R. Boxer was the person who rediscovered this manuscript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The contents of the “Boxer Codex” include the description of the Philippines, Southeast Asia, Northeast Asia and the Ming dynasty through texts and colorful paintings. Among them, there are approximately 60 figures on the Ming dynasty, which are similar to the contents of “Zhu Yi Men” (“Categories of Various Barbarians”), a daily Leishu published by Jianyang in late Ming dynasty, mostly birds, beasts, insects and fish from “The Classic of Mountains and Sea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discussion of the figures of “The Classic of Mountains and Seas” collected by the “Boxer Codex,” examining the sources of

production of the manuscript “Sun Hai Jing Tu.” At the same time, through comparison, this paper also points out how the “Zhu Yi Men” was misused and misinterpreted.

Keywords: “The Classic of Mountains and Seas,” Figures, Daily Leishu, “Boxer Codex”

